

萬定平先生看

金陵明故宮圖考

羅家倫題



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專篇之一

金陵明故宮圖考

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組印行

國立中央大學文學史系專篇

# 金陵明故宮圖考

葛定華著

每部售價實洋壹角

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組出版

民國二十二年五月

# 金陵明故宮圖考

葛定華撰

## 序言

昔微子過殷墟，見宮室無復遺存，而狐穴狸迹，禾黍油油，遂賦麥秀之歌。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，過故宗廟宮室，盡爲禾黍，作黍離詩以舒懷。今日過金陵，遊明故宮者，追思當年禁城之壯觀，能無興禾黍之感耶？自明初迄今，再經鼎革，閱六百年，遺文墜緒，變更而湮沒者多矣。明代志金陵名勝者，有顧璘之金陵名園記，陳沂之金陵古今圖考，顧起元之建康宮闕都邑圖，客座贅語，盛時泰之金陵紀勝，周暉之金陵瑣事三篇，曹學佺之名勝志，其所記誠侈且備矣。然當明之盛世，有欲訪求宮殿之制者，已感故老凋零，無所於質。後生小子，習聞俚談，往往失實而不足據。況乎今日遺跡蕩然者歟？若高岑四十景圖，余竇碩金陵覽

古，清朝書也，然於嘉道尙遠。王友亮金陵雜詠，陳文述秣陵集，周寶供金陵覽勝考，金鰲待徵錄，甘熙白下瑣言，李鰲金陵名勝詩鈔，雖皆以其時之人，語當時杖履之登涉，而所遺猶多也。若洪武京城圖志，以當時之官府，記宮殿之規模，宜最爲可據矣；而其圖工之拙，稽勾非易。爰集諸書所記，審辨考訂，作明故宮圖考，以備世人之追覽焉。其目如次：

第一節 故宮遺跡

第二節 故宮興廢

第三節 故宮地址

第四節 故宮建置

第五節 故宮宮闕

擬明故宮宮闕圖

## 第一節 故宮遺跡

明太祖以貧民舉義於濠上，統一中原，奠都金陵，營宮殿社稷於鍾山之陽，歷清代而燬。青溪之東，猶存遺跡，世所稱明故宮是也。民國八年春，嘗遊金陵，訪問故宮遺址，居民引指道路，極目遙瞻，信如于武陵所嘆：「莫問古宮名，古宮空古城。」（于武陵長春宮詩）自大中橋而東，北行里許，翹首東望，瓦礫徧地，處處蓬蒿，不覺：「古城蒼莽饒荆棘，」「驅馬荒城愁殺人」之感，油然動於中也。而茅茨錯落，居民每撥除瓦石，以事耕植，禾黍離離，鮑溶所詠：「懷宮芳草滿人家」，此景似之。清將軍署，在東廠街之東，辛亥之役，已全毀，惟門闕及照牆尙存。其東午門，旁連宮牆。入午門而北，經五龍橋，有古物陳列所，爲革命後新建者。其時祇周覽古物陳列所古物而返，於故宮遺跡，未及考訪也。

自國府奠都金陵，數載經營，景物煥新，大有「但見雄都新朝市，軒車照

耀歌鐘起」之概；誰復憶：「古殿吳花草，深宮晉綺羅」者！今年春，來京師，於授課之餘，率諸生作實地之研究，重訪故宮遺跡，道經西華門，而中山東路，橫越故宮舊址，東出朝陽。昔年瓦礫纍纍者，今則闢爲廣場，或犁爲田疇，又與數載前大異。蓋近年城內居民驟增，地利多闕故也。舊存宮牆，已拆毀無遺，惟跋涉其間，故宮陳跡，猶有可考者。

自天津橋而東，爲明時西華門大街，橋東二十餘丈處，有城門三闕，俗稱爲西華門舊址。門西向，城樓已毀，毗連之城垣，亦無遺存。自大街直東里許，又有城門一座，孤立西向，一如西華門，俗稱爲西長安門。復東半里餘，有石橋相並者五，俗稱內五龍橋，橋跨御河。橋南三丈爲午朝門，五門向南，其外有左右環伸之城，向南成口形，是卽兩觀也。今門樓已廢，門闕依然，而左右環伸之觀，亦被拆毀，惟遺土石壘然，高丈許，石基尙無恙，量其基南北各長約六丈，北端接門樓，厚約三丈。自午門而南，有大道直達洪

武門，道均爲大石砌成，卽舊所稱御道也。午門南里許，又有五石橋並峙，如內五龍橋然，是爲外五龍橋。其南二里，卽爲明時之正陽門。自午門至正陽門，御道兩旁，盡爲田舍，居民多以宮牆殘磚，構爲廬居。明代建築，已蕩然不可見矣。自內五龍橋而東，半里餘，復有一城門孤峙，與西長安門相對，卽俗稱東長安門也。其門東距朝陽門約一里。自內五龍橋而北，爲古物陳列所，革命後，因明宮遺址而建。所之北，爲今中山東路。自所而北，黃土一片，其中央略高處，當爲三殿之基。由南而北，有方石百十，序列地面，石廣如方卓，厚亦如之，多傾倚於土中。近有擊碎以售者，並掘取其基之填石，基石深及丈，廣亦及尋，蓋爲宮殿之正殿柱礎也。據此，猶可考見宮殿層列之地位，惟其階石無有存者，蓋爲市民竊取以盡也。南京舊圖載宮之北，爲後宰門，更北爲北儀門，均無遺存，但見其地瓦礫徧地耳。故宮牆南自午門，東西自東西長安門，北至後宰門，成方形，東西長一里半，南北

稍長。民國初年，尙有殘存之磚牆，今已折盡，惟土阜綿亘，猶可識之。觀其城闕及殘存土阜，其牆當甚堅厚，卽所謂紫禁城也。牆內明時稱大內，其西北隅有土阜，大數畝，相傳爲粧台舊址，今有民家三五，結茅其上。舊時土阜之太湖石，亦盡爲人取去。玉河一稱御河，繞於宮牆之外，爲紫禁城之護城河，發源於半山寺後之前湖。前湖水經外城牆入城，每至春夏兩季，流如潮湧，澎湃之聲，聞達數里。流經半山亭下，至紫禁城東牆入御城河，南流經東長安門前，分爲二，一南行經九板橋而西。一北行折入宮牆，西經內五龍橋，至西長安門，折而北，經粧台西北，出宮牆，與牆外之護城河相接，循護城河而南，經西長安門前，復南約一里半，經小五馬橋，與東來之河合。其東來之水，源於外城牆之銅心管橋，橋西數十丈處，爲青龍橋，更西卽與玉河南行之水，合而西流，卽爲外五龍橋。更西半里餘，爲白虎橋，橋西與西長安門，南來之流相接。更西，經五馬橋，入青溪正流。（本節所稱

長安，西華，后宰諸門之名，均依俗稱，非明時本名也。

## 第二節 宮故興廢

金陵之區，古稱重鎮，帝王之州，八姓所都。吳時曰建康，（建安十六年，孫權自吳徙居秣陵，改名建康），東晉仍之。宋齊梁陳，相繼建都。五代時，吳（楊溥）唐（徐知誥）相襲。明初建都曰京師。明地志載洪武元年八月，建都曰南京。十一年曰，京師，永樂元年，仍曰南京。方輿紀要載明初定鼎於金陵，遂爲都會。正統六年，始爲陪都。

明劉辰明著國初事蹟，謂「太祖克建康，都之。嘗以六朝折數不久，深意遷都。後得汴梁，親往視之，曰：四面受敵之地。亦有建言遷長安者，太祖曰：漕運艱難，且已之。」

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，謂：『元至正二十六年八月，庚申，拓建康城。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，東盡白下門外，距鍾山既闕遠，而舊內在城，因元

南台爲宮，稍隘，太祖乃命劉基卜地，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，在舊城東，白下門之外二里。增築新城，東北盡鍾山之趾，延亘周圍，凡十餘里，盡據山川之勝焉。』

肇城志載：『洪武丙午八月，拓金陵城，命劉基卜新宮於鍾山之陽，在舊城東，白下外門二里許，增築新城，東北盡山，延亘五十餘里，據山川之勝。』

江甯府志建置載：『江甯府城明太祖洪武二年九月始建，六年八月成。……明建都城，……自舊東門處，截濠爲城，開拓八里，增建南門二，曰通濟，曰正陽。城址極東北轉，建東門一，曰朝陽。城址極北，西轉，自鍾山之麓，據岡建北門一，曰太平。……而建宮城于其東隅，其宮端門，南當正陽門，北門當鍾山，謂之內城。』

又江甯府志紀年事表則謂：『二十六年（元順帝至正），明改築應天城，作

新宮鍾山之陽，置江南行中書省，治應天府。『又謂：『元至正二十七年，明太祖改爲吳元年，建廟社宮室，以至正二十八年，爲洪武元年，以應天爲南京，初建國號曰明。十一年，改南京爲京師。』

明史地志應天府注云：『洪武二年九月，始建新城，六年八月成，內爲宮城，亦曰紫禁城，……皇城之外曰京城。』

明史紀事本末載：『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，太祖以國之所重，莫先宗廟郊社，遂定議：以明年爲吳元年，命有司建園丘於鍾山之陽，以冬至祀昊天上帝；建方丘於鍾山之陰，以夏至祀皇土地祀。及建廟社，立宮室。己巳，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。』又載：『吳元年九月，癸卯，新內二殿成。』明史太祖本紀載：『明太祖吳元年八月，園丘成』。又明史輿服志四載：宮室之制，『吳元年，作新內』。

按上引諸說，當以京城之改建，始于洪武二年，至六年成。而紫禁城及宮

室社壇之建，當在京城建拓之先，爲元至正二十六年，卽吳元年之前一年。至吳元年秋，宮室社廟，相繼成。惟京城之規劃，則當與宮室之建爲同時。

太祖于吳元年十二月，遷入新宮。明史紀事本末稱：『十二月癸丑，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，率文武羣臣勸進。太祖辭，固請，不許。明日復請，許之。辛酉，善長率羣臣以卽位禮儀進。甲子，太祖御新宮，以羣臣推戴之意，祭告上帝神祇。』明年元旦，太祖卽皇帝位，改國號曰大明，建元洪武。紀事本末謂：「太祖洪武元年，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，上祀天地於南郊，卽皇帝位，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，建元洪武，遂詣太廟，追尊四代祖考。丁丑，大宴羣臣於奉天殿。」

成祖陷金陵，後宮一部被焚。明史紀事本末載：「建文四年六月乙丑，燕王率兵入金川門，朝廷文武俱降，來迎，帝左右惟數人，遂盡閉諸后妃宮內，縱火焚之，挈三子變服出走。」據明史稿言：「宮中火起，帝及皇后馬氏

崩。」此據成祖實錄所記也。後修之明史，亦云：「宮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終。」明通鑑綱目云：「都城陷，宮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終。」夏燮明通鑑因諸家說，謂：「上知事不可爲，縱火焚宮，馬后死之。……王（燕王）既入，遣中使出馬后屍於火。」是皆可證建文遜國時，宮內被焚，惟成祖卽位後，正史均未載修繕宮室事，是殆宮中被火之處，甚少歟？抑諱言之也？又據明史載建文四年六月己巳，燕王升輦，詣奉天殿，受朝賀，卽皇帝位。己巳距建文焚宮之日（卽乙丑日），僅四日，是外殿當無毀壞，內宮或有被焚耳。

成祖發跡於燕，欲遷都北平，而以祖法未可遽違，故先建行都。永樂元年正月，詔以北平爲北京，通鑑載：「初上以北平爲北京，尙書李至剛以爲興王之地，宜爲首善之區。上是其言，與近侍大臣密計數月，先以爲行在。閏七月壬戌，始下詔以明年五月，建北京宮殿，分遣大臣宋禮等，采木於四川，湖廣，江西，浙江，山西等處，命秦寧侯陳瑄董治其事。」又其時塞北之

患未絕，重兵屯駐北方，北都便於統制邊塞各軍。永樂六年八月，丙子朔，以明年春巡幸北京。丙戌，詔曰：「一成周營洛，肇啓二都，有虞勤民，尤重巡省，朕君臨天下，統御之初，已陞北平爲北京，今國家無事，省方維時，將以明年二月，巡幸北京，命皇太子監國。……凡有重事及四夷來朝與進表者，俱達行在所，小事達京師，啓皇太子奏聞。」明年二月壬午，車駕發京師，皇太子監國，命吏部尙書蹇義，兵部尙書金忠，右春坊大學士黃淮、左諭德楊士奇留輔太子。戶部尙書夏原吉，右諭德金幼孜，翰林學士胡廣，右庶子楊榮扈從。八年冬十一月甲戌，車駕還京師。十一年春，車駕復幸北京，以皇太子監國。十四年十一月，上自北京還，遷都意決，集文武羣臣議，遂決，十五年三月，上復幸北京，十八年九月，定都北京，欽天監奏明年正月吉，宜御新殿，遂遣戶部尙書夏原吉齎敕召皇太子，尋敕太孫從行，期十二月終至京師，詔自明年正月改京師爲南京，北京爲京師，設六部，去行在之稱。並

取南京各印信，給京師諸衙門，別鑄南京諸衙門印信，皆加南京二字。十月，皇太子發南京，十一月以遷都北京，詔天下。十二月，北京郊廟宮殿成。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，上恭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，命皇太子詣郊壇，奉安天地神主，皇太孫詣社稷壇，奉安社稷神主，黔國公沐晟，詣山川壇，奉安山川諸神主，上御奉天殿，受朝賀，大宴羣臣。江寧府志卷五，紀年事表，載：『成祖既克京師，明年，分命諸將守城，還駐龍江。四年，狩北京，以皇太子監國，大小庶務，悉以委之，府部大小諸臣，六軍安堵如故。』所稱北狩之年，有誤，紀年事表，又云：『十七年皇太子歸青宮，以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。』皇太孫留守南京之說，與明史及紀事本末等書所記不同，蓋亦誤也。

明史稱仁宗洪熙元年，始設南京守備，命皇太子謁孝陵，遂命居守南京。仁宗崩，皇太子自南都卽位，是爲宣宗，始詔太監鄭和等稱內守備，駙馬都

尉沐琮襄城伯李隆等，稱外守備。自後天子鮮臨南都，祇武宗正德十四年，自肇宸濠幸南京，翌年北行。

自永樂後，南京爲陪都，戶口大減。顧起元客座贅語記遷都後之戶口，謂：「總計上元江寧二縣人戶丁口，視國初（即洪武時）十不逮一，所以者何？……永樂北遷，大半隨行」。又於坊廂始末篇中，謂成祖北遷，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，減戶口過半」。逮明之中葉，南京雖爲陪都，而長安之風猶存。客座贅語卷一，風俗篇謂：「南都一城之內，民生其間，風尚頓異，自大橋而東，歷正陽朝陽二門，迤北至太平門，復折而南，至玄津百川二橋，大內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，其人文客豐而主嗇，達官健吏，日夜馳驚於其間，廣奢其氣，故其小人多齷齪而傲僻。……世冒官族之所都居也，……游士豪客，競千金裘馬之風，……是武弁中涓之所羣萃，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。」「達官健吏之馳逐，世官族之豪靡，武弁中涓之羣，猶是京華風氣也。」